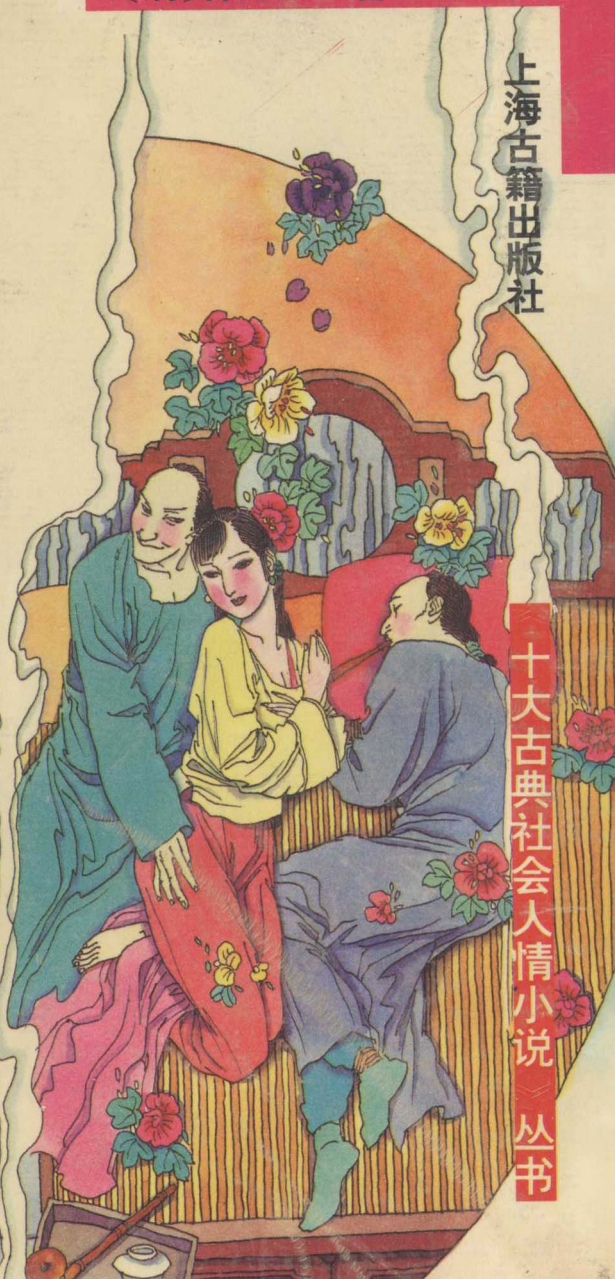


〔清〕韩邦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上花列传

《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丛书



海上花列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丛书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 著

觉园 愚谷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4 印张12.75 字数398,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6,001-24,000

ISBN 7-5325-1777-2

I·896 精装定价: 14.50元

出版说明

我社在编辑出版了《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后，又应读者的要求，按照小说的类别、流派，编成丛书，使读者对中国的通俗小说有纵深的了解。去年，我社出版了《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现在，我们又献上了这套《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

中国通俗小说的流派划分，一向比较模糊。姑不论宋人罗烨、明人胡应麟等对流派划分的差异，就是在近代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写社会人情的小说的命名，更是众口异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分称为“人情小说”、“狭邪小说”、“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又称为“世情书”。日本盐谷温称为“言情小说”。华仲麝分为“艳情小说”、“社会小说”。其它更有“风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淫秽小说”等称谓。这些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以题材、内容为根本，或以作者立意为根本，很难用这些分类法将某些小说归类。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即鲁迅所说的“世情”）、反映了人情（即鲁迅所说的“记人事”），都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现实为基础，通过对书中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描写，寄托作者的处世观、人生观。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统称为“社会人情小说”。

我国写社会人情的白话长篇小说，较其它小说起步要晚，在很长时间之内停逗于话本小说的形式上，到明代中叶才趋成熟。它们的代表作，首推《金瓶梅》。在《金瓶梅》问世的同时，短篇的

话本小说已呈现向中篇发展的趋势，而中篇写婚姻爱情的文言小说也蓬勃兴起，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下，作家纷纷投入社会人情小说的创作，在明末清初达到极盛，涌现了一大批被后人称之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在这批小说中，以天花藏主人及烟水散人等批评、编著的最为有名，很多被后世冠以“才子书”的名目，如《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小传》等。这些小说，大多文笔流畅，较客观地展现了时代风貌，表达了作家的理想。作者大多摒弃了《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重视小说的艺术美及社会效果，惩恶扬善，同时在显扬女子才能、倡导婚姻自主、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反映了时代风气。但是其中也有部分作品，如《桃花影》、《春灯闹》等，在才子佳人小说的轮廓中填塞偷情养汉等淫秽描写，落入低级趣味；又有些小说陈陈相因，被《红楼梦》称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

康熙年后，社会人情小说再次出现高潮，问世了足称讽刺之书的《儒林外史》及中国小说顶峰之作《红楼梦》。同时，写社会人情的小说也充斥书坊。这些小说虽然无法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媲美，但在沿续明末清初小说体制、内容的同时，也有了新的突破。有的小说，开始走与英雄传奇演义及武侠小说相结合的道路，书中的才子或佳人，不再单单具有文才美貌，而往往有高超的武功。这种写法，影响了晚清的一些小说，如《儿女英雄传》等。其次，又开始走与历史演义相结合的道路。小说往往选取了某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背景，或以某一真实历史人物为主角，加以虚构敷演，而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这类作品，

著名的有《二度梅》及《锦香亭》等。

由于都市口岸的开放、海外贸易的发展，洋行、海关的存在也引起了小说家的注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蜃楼志》。该书深层次地剖析了当时税吏的贪枉奸诈，又提供了许多经济史的资料。小说的写法，笔触所及的内容，直接启发了晚清的大部分谴责小说。

到了清中叶以后，都市进一步繁荣，都市文化进入昌盛期，读者的兴趣渐渐对才子佳人的内容感到乏味，于是写狭邪青楼的小说开始多了起来。

以狭邪中人物为主干的长篇小说，最早的要数道光年间陈森所著的《品花宝鉴》。小说写了一班名伶的酸甜苦辣，对当时演艺界的情况也有详细的介绍，一时引起轰动。此后，咸丰年间又有魏子安的《花月痕》，写名妓，同时又写名士，与《品花宝鉴》相仿；在风格上则直承明末清初写才子佳人的小说，只是佳人的身份从小姐转变为妓女而已。

晚清时，社会人情小说的重点便完全移到了妓女身上。这类作品，一时脍炙人口的有俞达的《青楼梦》、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春帆的《九尾龟》。小说虽立足青楼，但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同时，这些小说大致以《红楼梦》为鹄的，或师其意，或仿其笔；尤其是《青楼梦》，从布局到人物，都刻意摹仿《红楼梦》；而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气息也被一些进步的作家所感受到，他们很多人自觉地拿起笔来，写了大量谴责社会、暴露黑暗的小说，一直作为伴随封建社会灭亡的送葬曲。

明清两代写社会人情的小说总数达数百种，除了晚清的谴责、黑幕小说我们准备另编丛书外，这套丛书选取了《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二度梅》、《蜃楼志》、《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十种。这十种书，分别代表了我社《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未收的各个时期的社会人

情小说的最高成就,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上,在中国小说史上都有相当的地位,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1月

前 言

《海上花列传》共六十四回，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原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实为清末韩邦庆所作。

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其父韩宗文曾任刑部主事，素负文誉。韩邦庆幼年随父居住京师，后南归考取秀才，但屡次考举人不第。曾任幕僚，终因性格不合而至上海为《申报》馆撰述文稿。189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而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就在《海上奇书》上连载。当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故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刊物先是半月一期，后改月刊，每期刊《海上花列传》两回，每回配精美插图两幅；坚持了八个月，共出十五期，终于停刊。此后，小说仍继续创作，在刊物停办后的十个月左右完成全书。小说出版不久，韩邦庆病逝，年仅三十九岁。另著有《太仙漫稿》十二篇，采用《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但不落前人窠臼，声明“征实者十一，构虚者十之九”(《太仙漫稿·例言》)，说“鬼”而不信鬼，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

据清末民初的资料记载，韩邦庆为人淡于功名，潇洒绝俗。虽然家境寒素而从不视钱如命；弹琴赋诗，自怡自得；尤其擅长围棋，与好友楸枰对坐，气宇闲雅，一派名士风度。唯少年时即染上鸦片瘾，又耽迷女色，出入沪上青楼，将所得笔资尽情挥霍，虽然因此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却为他的小说撰述创造了条件。

上海开埠以后，华界和租界为牟利而不禁声色，致使妓院或变相的妓院林立，民风颓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燮就以

一百零八首《沁园春》词描写上海妓院，名为《苦海航乐府》，在暴露妓院黑暗的同时，警醒世人。这种宗旨和形式，便成为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而真正写出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当首推《海上花列传》。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他曾精辟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说：“（《海上花列传》）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湎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二十八回以后）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曰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遽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暑，谓将取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迓，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小说之主要情节线索，已大备于此。据作者的跋语称，六十四回以后的“腹稿”已成，但终未成文。

据清末民初人称，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而将真实姓名隐去，如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鸿篆为胡雪岩，小柳儿为杨猴子，等等；唯不为赵朴斋讳。据说赵朴斋系作者朋友，发达时曾借钱给作者，久而厌弃，故作者写小说以讥之。尽管作者在《例言》中开宗明义即声明“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而上述传闻仍不胫而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曾驳其虚妄，但如传闻不虚，则此书又开后来的“黑幕小说”风气之先

矣！

小说虽为妓女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例言》）。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妓女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夜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既不美化妓女，像在此之前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那样把妓院写成“唯妓女能识落魄才子，唯才子能识风尘佳人”的理想国，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像后此的“狭邪小说”那样以揭露妓家之丑恶为目的，“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近于无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是以平静自然的笔调，平和冲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人生，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叙来。这一艺术风格可见出《红楼梦》的影响。例如，沈小红的泼辣蛮横，水性杨花；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舒适而又年轻幼稚；李漱芳对陶玉甫的真心相爱；雏妓李浣芳的天真无瑕和一片憨态；黄翠凤的刚烈、干练和狡诈；周双玉的骄盈和果敢；陆秀宝的放荡；姚文君的英武：均各具特征，呼之欲出。其他如嫖客、老鸨、相帮、娘姨、大姐各色人等之性格，均各各有别。在小说《例言》中作者写道：“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三条中有两条涉及人物的塑造，可见作者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视塑造人物为小说成败的关键，因此，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与作者在理论上对小说特征的正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在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描绘了清末上海滩的世态人生的一个侧面：一批用钱买了花翎顶戴的老爷、少爷和腰缠万贯的纨绔子弟，躺在妓女的怀抱里，一边抽鸦片，一面等官做。他们挥金如土，在“千金买笑”的同时又常常“千金买恼”甚至“千金买罪”受。而那些老鸨、妓女却放出手腕，玩之于股掌之上，“斩客”毫不手软，动辄数千上万；而那些封建旧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作

艳诗，尽管作者对他们的“高雅”和“风流”多有溢美，而令读者感受到的仍是一股庸俗、腐朽、没落之气。从此我们不难发现，晚清皇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命运正从这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身上体现出来，而作者在客观描写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据《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记载：“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此语颇可见韩邦庆艺术上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他之前，小说《何典》已用吴语方言，但它是用吴语方言作典故；而《海上花列传》则是人物的对话全部用吴语。这一尝试，增加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使人物的对话以及对话时活生生的表情、神态，跃然纸上；在懂得吴语的读者读来，真是如闻其声，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闭目一想，冥然心会，其效果又是其他书面语所难以达到的。然而，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唯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不尽解也”（《谭瀛室笔记》），因此，此后虽有《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一批吴语方言小说的崛起，从而打破了官话和北京方言一统小说舞台的局面，终因后继乏人而偃旗息鼓。

小说的结构也颇具特色。作者自称，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所谓“穿插藏闪”之法，就是将小说的几段情节在时间上同时发展，而在叙述时分拆开来。这段情节尚未叙完，那段情节又已开始，“劈空而来，使读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例言》）。作者通过用“穿插藏闪”之法处理情节布局，达到了环环相扣、悬念迭起的效果，从而解决了报刊“连载小说”如何吸引住读者的一个难题，给后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全本系石印本，题名“花也怜侬海上花列传”。作序的时间是“光绪甲午（1894）孟春”。全书出版后，各

种缩印复制本以《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绘图海上花列传》等名目问世。据《晚清戏曲小说目》称，清末至少有六种缩印复制版本。至于以后的排印本，则错误较多。此次标点，即以全书初印本为底本，原书明显错别字则径改，不出校记。

标点者限于水平，错误不当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觉园 愚谷

1994年2月

叙*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依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诙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阙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花也怜依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 原书无题，系标点者所加。

例 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𠵹”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若唹音眼、嘎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闪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闪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

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叙	1	
例言	1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1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信人吃酒枉相讥	7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13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19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25
第六回	养困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31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37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43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49